



九尾狐 餐廳2

約定的
蔥薯料理

朴賢淑——著
陳品芳——譯



就算死了，
我也一定會遵守約定。

韓國中小學、圖書館推薦書



韓國獲獎無數的小說作者——朴賢淑，
再次展現獨特的時間哲學，以及說書人的魔力！

YES24、阿拉丁網路書店
9.8 高分評價

因保護小雪而死的少年柳采宇，為了完成生前約定的料理，得知小雪已轉世後，他以重新投胎的新生命為代價與千年狐狸交易，換取重返人間 100 天的機會。他能找到這一世的小雪並兌現約定嗎？

九尾狐 餐廳2

約定的
蔥薯料理



朴賢淑 — 著 陳品芳 — 譯



目錄
CONTENTS

來到老舊的兩層建築	004
消失之家	018
未完成的料理：蔥薯羅曼史	031
周遭的人們	048
不願想像之事	064
奇異的聲音	082
奇怪的人們	095
我吃螃蟹會死掉	109
檢舉食物中毒事件	124

你覺得二樓有誰？—— 137

祕密樓梯—— 149

如果還活著就好了—— 161

高同美、小雪以及黃友燦—— 177

黃部長的執著很可疑—— 191

這是個無謂的承諾—— 206

最後有了該做的事情—— 222

約定食堂—— 234

創作筆記—— 252

推薦文—— 256



來到老舊的兩層建築

「你不後悔吧？」

「不後悔。」

站在我前面的男子答道，萬狐在那名男子的手掌心上蓋了章。

「你知道規則吧？」

「知道。」

「下一位。」

我站在萬狐面前，盯著他蒼白的臉孔。萬狐的眼神有些動搖，他輕嘆了一口氣。

「采宇，雖然我都自顧不暇，實在沒什麼立場多對別人說些什麼。但我還是得跟你說一句，否則我肯定會後悔。你還是放棄吧！你要是進到現在的世界，絕對會永遠消失。你會變成一縷輕煙消失無蹤。其實只要你努力點，就能夠過上更好的人生，別做



放棄大好機會的蠢事才是比較好的選擇吧？我啊，雖然希望這世上的傻子能多一些，但我還是覺得你很可惜。」

「沒關係。」

我絕對不會對自己的選擇後悔。

「真是固執，嘖嘖嘖。」

萬狐，是一隻活了上千年的狐狸，他會找出死後仍在等待機會投胎成人的往生者，要求他們出售成為人的可能性。萬狐向他們買下即將到來的全新人生，只要能買到一千個人生，萬狐就能成為永遠不死的鳳凰。

我死了，並接受了審判，得以重新投胎為人，現在正在等待機會。就在等待的第一天，萬狐便找上了我。

「聽說你有機會再度投胎成人。要不要把你得到的新人生賣給我？我不會要你免費出售，這世上哪有什麼免費的事，所以我會支付給你比新人生更好的代價。你前世還有想見的人吧？只要你接受我的提議，我就幫你打聽那個人現在在哪，並讓你去到他所在的世界。不過如果那個人已經死了，那就要等他重新投胎為人，交易才會成立。」

這裡的時間跟你還活著的人間不同，這裡的幾天可是人間的數十年、甚至是數百年。怎麼樣？這個提議不錯吧？」

萬狐很紳士，他的語氣中絲毫沒有一點強迫。

「不過啊，無論是這個世界還是那個世界，都是有有好有壞、有幸也有不幸，所以並不是你接受了我的提議，就一定只有好處。我最討厭聽別人說我是騙子，所以我就直說了：接受我的提議之後，即使你運氣好可以再見到思念的人，你們能相處的時間也很短。我頂多只能給你一百天，最短可能只有三十天，每個人的時間不同，得看看那個人上輩子活了多久。你仔細想想，有意願再來找我吧。」

萬狐說完他要說的話，便一溜煙消失了。

我趕緊去找萬狐，並告訴他我願意接受提議。

「很好，那我得來打聽一下，那個人是死了，還是死了之後又重生為人了。如果他重生為人，那我還要查查他現在在哪。你等我，這可能會花點時間。你已經死了，已經跨越劃分陽陰兩界的忘川，但即便如此，你仍無法忘記這個人，想必他對你來說十

分重要，重要到永生難忘。雖不知道你們是什麼關係，但能遇見我並獲得這個機會，你的運氣真的很好。」

雖然他說會花一點時間，但我等了很久，都沒有等到萬狐的聯絡。偶爾我會遇見萬狐，但萬狐始終沒有給我回應。等待的時間令我焦躁不安，我很害怕萬狐會告訴我，他怎麼也找不到那個人。我想擺脫這樣的不安與焦躁，於是我開始做菜。我的食材只有花與草，而萬狐似乎對我做的料理很有興趣。萬狐的味覺十分敏銳，總是能精準猜出我使用的食材，甚至會評價我所做的料理。萬狐漸漸喜歡上我做的菜，每次路過總會來找我。雖然他嘴上說只是路過，但我從他的眼神中能看出，他是特地來吃飯的。

「有些話我實在不知道該不該說。」

一天，萬狐吃完我做的菜，他露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還不時偷看我的臉色。我一眼就看出，萬狐終於找到小雪了。

「你當然要說。」

我緊張地盯著萬狐的嘴看。

「是啊，我是該告訴你。畢竟你跟我的緣分都是來自於這件事。我找到她了，也查出她人在哪了。她已經死過一次又投胎成人了。不過啊，你要不要再仔細想想，她真的有好到值得你放棄新的人生嗎？如果你的新人生非常精彩，那豈不是很浪費？你要放下能活上數十年精彩人生的機會，跟這個人相處一百天，難道不覺得很不值得嗎？那個人已經在過她的新人生了，即使跟你重逢，她也不會記得過去和你共度的回憶。你們的緣分已盡，要不要乾脆就忘了她？其實我如果想集滿一千個人生，就不該這樣勸你，不過我在你這邊吃了很多美食，我也是懂得感激的。」

萬狐勸我改變想法。

不過別說是數十年了，就算是上千年、上萬年的人生，我也願意交換。我可以毫不留戀地放棄那無比精彩的人生，因為我必須見到小雪，我必須遵守跟小雪的約定。

萬狐看著我的臉看到出神。他的臉上充滿了惋惜。

「你真的不會改變想法嗎？」

「不會。」

我點頭。

「你為什麼非見她不可？」

「很多原因，這說來話長，要說的話我得從頭到尾講一遍。故事這麼長，我要怎麼完整說給你聽？不過我可以跟你講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想跟她說：『我喜歡妳。』我雖然喜歡她，但從來不曾對她說過這句話。除了這句話之外，我還想告訴她，我把未完成的料理完成之後，就不會再有任何的不幸了。」

「我聽說喜歡並不一定要說出口，對方也能感受得到。」

「話是這樣說沒錯，但我想要用說的，想面對面說給她聽。」

我曾經告訴小雪，「蔥薯羅曼史」完成的那天，我有話要對她說。小雪似乎也已經猜到我想說的是什麼，我可以從她嘻嘻竊笑的模樣看出來。小雪一直在等我，但我卻死了，沒能遵守約定。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那我還能說什麼呢？是我不該跟你提議這件事。好吧，希望你能跟你思念的人見面，完成你的心願。」

啪一聲，萬狐在我手上蓋了章。

「這個印章的痕跡就是你的生命。隨著你在陽間的時間越久，印章的痕跡就會越來越模糊，在你消失的前一天，印章就會只剩下最後一條線。隔天印章會徹底消失，而你也跟著消失。呼！至今我吃了九百多條人命，從來沒有一次像現在心裡這麼不舒服。料理這東西真的很奇怪，我本來以為料理就只是用來填飽肚子、讓嘴巴享享口福而已，沒想到加入了廚師的心意之後，料理就變得很不一樣。吃著你做的料理，我經常會覺得我的這裡非常溫暖。」

萬狐拍了拍自己的心口。

我從口袋裡掏出「雪融布丁」塞進萬狐手裡。雪融布丁是我用不知名的花草製成的，而「雪融」這名字是萬狐取的。他說，只要把這鬆軟的布丁含在嘴裡，它就會在不知不覺間融化。

「這是我昨天做的。」

「謝謝你，采宇。最後你居然還做了禮物送我，那我也要給你一份錢別禮。說這種話雖然是打破我們這個世界的規矩，但你這一趟要是沒成功就消失在這世界上，我想我應該會很難過，所以我才決定告訴你。這是我在找她的過程中發現的事，你找的人



對螃蟹過敏。」

我嚇了一跳，小雪本來就對螃蟹過敏，沒想到她都已经投胎變成另一個人了，居然還是對螃蟹過敏。我這才瞭解到，我決意尋找小雪是一個多麼棒的決定。如同她依然對螃蟹過敏，我期待她仍能像我認識的她一樣，絲毫沒有改變。我的期待就像氣球一樣，瞬間膨脹了起來。

「采宇，她幾乎不可能認出你，要想起你的機率簡直就像大海撈針。她不記得那些你認為重要的事物、你們共度的時間，面對這樣的她，你肯定會非常難過……不過，只要有奇蹟發生，大海裡還是有機會找到針的。在某一刻，非常短暫的剎那，她或許有機會認出你。啊，但你還是別太期待，期待越大，失望越深。你快走吧。」

萬狐才說完，便颳起了一陣風，我被這陣風高高捲至空中。我看見遠方的星星，它們離我越來越近。就在那原本像個小點的星星變得像指甲一樣大，像指甲一樣大的星星變得像拳頭一樣大時，我失去了意識。

回過神來，我正躺在長椅上。燦爛的陽光十分刺眼。我環顧四周，這是一座悠閒的公園。我張開右手掌，看見上頭的圓形印章還十分清晰。

「你就漫無目的地朝著你想去的方向走，一邊走一邊數數，數快數慢都沒關係，在數到一千時抵達的地方，就是你的居所。你一定要住在那裡，這是規定之一。」

這裡是小雪生活的世界。我每天都很好奇小雪究竟人在哪，一想到我在她生活的世界，跟她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就讓我激動不已。

「一、二……」

我開始數數。我離開公園，沿著有棵大樹的那條路走去。過了馬路，行經兩棟建築物之間的小巷子，路過一間販售蔬果的商店。當我數到八百的時候，我彎進一條飄散著食物香氣的巷子。沿著巷子繼續走，聞到又香、又甜、又酸的味道。

「一千！」

最後數到一千時，我停在一棟牆上爬滿藤蔓，有兩層樓的建築前。這棟建築外頭有個小小的院子，小院子的一角還有種花草，雜草與花朵雜亂地生長在一起。通往二樓的樓梯則被一塊木板擋住。這是棟老舊的房子。站在一樓的玻璃門前，玻璃上布滿了灰塵。我用手掌抹去灰塵，然後把眼睛眯成一條，往屋內看去。屋裡擺放了桌椅。

我輕輕拉開門。噤咿咿咿！沒上油的絞鍊發出了聲響，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門打

開。屋內瀰漫著濃重的霉味，那是長時間沒有通風的味道。

「這是空屋嗎？」

別說是人居住的痕跡了，裡頭冰冷的連一絲溫度都感覺不到。屋內有桌椅，最裡面還有廚房，這似乎是一間餐廳。

「有人在嗎？」

雖然一看就知道是間空屋，但我還是先確認了一下。有人在嗎嗎嗎嗎——我的聲音在空無一人的屋裡迴盪。

「二樓也是空的嗎？」

我走到戶外，清除擋住樓梯的木板爬上二樓。二樓的大門被牢牢鎖上了。

「我來到一間老舊的空屋，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萬狐只告訴我，叫我一定要待在數到一千後抵達的地方，卻沒有跟我說怎麼在那裡生活。他只說，自己跟人交易，從來沒有一次打破過承諾。他會在我看不見的地方盡全力幫忙，讓我能如願以償。最後還安撫我，叫我不要擔心。

「還是我來開餐廳吧？」

我想，也許我會來到這裡，也是萬狐特別用心的結果。從萬狐說的話聽來，他住的世界似乎有很多的規則，他還曾經說過，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規則都告訴我。不能提前告訴我我要住在哪裡，或許也是規則之一。而讓喜歡做菜的我，擁有一個能夠製作料理的機會，可能是萬狐貼心的表現。

從二樓下來，把所有的窗戶都打開。揮去灰塵，把屋內所有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做了一趟大掃除。廚房旁邊有一間房間，雖然很小，但一個人住似乎也沒什麼問題。

打掃完餐廳內部、房間與洗手間之後，我接著開始打掃廚房。雖然這裡是空屋，但冰箱裡卻神奇地塞滿了新鮮的食材。一打開冰箱冷凍庫的門，我便忍不住驚呼：「喔，萬狐啊！」這些都是要找到小雪所必須的食材，我能感覺到萬狐的細心。

冰箱門上則貼著食材用完時能訂購的電話號碼。我清理完冰箱，然後將廚具一一拿出來擦拭。

清掃完畢後，我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午後溫暖的陽光照亮了悠閒的街道。

「我一定能见到小雪。」



真好奇小雪現在是什麼模樣？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有辦法瞬間認出她來嗎？希望可以！

「我死的時候，小雪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突然，我感覺內心深處掀起一陣巨浪。能深刻地感受到當時小雪所承受的打擊，吞噬小雪的絕望與悲傷，是多麼地沉痛。

那天我死了。準確來說，那天我被送到醫院，隔天清晨才死的。死後，我渡過忘川。據說，只要渡過隔開陰陽兩界的忘川，就會忘記所有陽間的記憶，但我的記憶卻完整保留了下來。那些記憶不僅沒有被抹去，甚至還越來越清晰。每當想起小雪，總是心痛無比。我很想再見小雪一面，有話要當面告訴她，我必須遵守與小雪的約定。

「要提供哪些菜色好呢？我要快點決定菜單。」

首先想起的料理是我的「祕密武器」。在煮開的牛奶裡溶入起司，接著再拌入麵粉，然後在熱好的平底鍋上鋪平乾煎，最後放上只有我跟小雪才知道的食材，捲起後再將皮烤得金黃酥脆，這道料理就完成了。每次我們獲得使用廚房的許可時，總會做這道祕密武器來吃。做這道料理的日子，小雪總是說我會成為一間高檔餐廳的高級廚

師。

「我喜歡高級的東西。」

這是小雪常掛在嘴邊的話。小雪很不喜歡自己膽小畏縮的個性，總希望成為一個「高級」的人。她口中的高級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太清楚，但我眼中的小雪本身就已經夠高級了。當時我決心，為了小雪，要成為高檔餐廳的高級廚師，雖然不清楚什麼是高級廚師，但我還是想成為小雪想要的樣子。

菜單

- 祕密武器
- 雪融布丁
- 蔥薯羅曼史

我寫下菜單貼在牆上，並呆望著這張菜單。

蔥薯羅曼史

蔥薯羅曼史是一道未完成的料理。如果我沒死的話，蔥薯羅曼史應該已經完成了。為了小雪，我一定要完成這道料理。

我走到外頭，發現餐廳沒有招牌。決定餐廳的名字並沒有花我太多時間。



我在紙上寫下「約定食堂」幾個字，並將它貼在玻璃門上。我反覆咀嚼著「約定」這個詞，感到有些哽咽。



消失之家

——
噦咿咿咿。

生鏽的鉸鍊摩擦出聲，強烈的風雨從敞開的大門吹進餐廳內，桌上細心摺好的紙巾被吹散。跟著風雨一同進門的人，是一名留著短髮、頭髮燙得極為捲翹的中年婦女，看上去年紀約在五十五歲至六十歲之間。

「你這間店是全租？還是月租？你該不會是用買的吧？」

女子看都不看菜單，逕自拉了張椅子坐下劈頭就問。這間店既不是全租，也不是月租，更不是買的。我只是路過，然後在這裡落腳，並決定在這裡開餐廳。可惜我沒

1 註：韓國特殊的租屋形式，入住時付高額の押金給房東，入住期間不需額外繳納月租，退租時可拿回全額押金。



辦法這麼說，只能用滿臉笑容代替回答。

「你是怎麼打掃的？整間餐廳怎麼能這麼乾淨到發亮啊？話說回來……你知道吧？」

「什麼？」

「這棟房子有個祕密。房仲在賣這棟房子的時候，不可能隱瞞得了這個祕密。否則……否則可是會出事的，隱瞞這件事的話，那就是欺騙買家。」

一聽到祕密這兩個字，我正在繫圍裙的手便停了下來，直盯著那名女子的臉看。

「你那是什麼表情？該不會你完全不知道這棟房子的事吧？二樓！你不知道二樓的事嗎？」

「不知道耶。」

「所以你只有租一樓喔？你應該是短租吧？」

「也可以這樣說啦。」

「但也不能這樣啊，房仲那邊既然收了仲介費，就應該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好好跟你說明清楚才對啊。但想想也是啦，如果把事情都告訴你，將祕密公諸於世的話，

那不管是短租還是長租，肯定都不會有人想租。你趕快去找房仲理論，叫他把手續費退還給你。」

女子講得好像是自己遭遇到不公不義的事似地，情緒非常激動。

「沒關係。」

我斬釘截鐵地拒絕。希望她別再多干涉別人的事。無論這棟房子究竟藏有多大的祕密，那都跟我沒關係。我來到這裡是萬狐的意思，而我也必須留在這裡。

「哼，看來你簽約前應該就知道了吧？既然你自己都覺得沒關係了，那我也沒必要多說什麼。話說回來，你這裡賣什麼啊？」

這時，女子才看了看貼在牆上的菜單。

「我下次再來吃吃看。今天我只是來看看是誰在這裡開餐廳而已，而且我剛剛才吃過飯，所以你的菜再怎麼好吃，我應該都吃不下了。我看你這麼會打掃，感覺你做人很實在，做菜的手藝應該也不錯。那下次再見囉！」

女子起身，又仔細打量了一下整間餐廳的環境後才離去。

女子離去後沒過多久，門又再度嘖嘖地開啟。這次是一個沒撐傘的小朋友，雨



水正從他的髮尾不斷滴下，看上去七、八歲左右的年紀。他一跟我對上眼，便立刻露出驚慌的神情。接著他大喊一聲：「哇，是真的耶！」便關上門離開了。

「什麼啊？這裡真的很奇怪嗎？」

我突然好奇起這棟房子到底藏有什麼祕密。

外頭的風雨不知不覺間停歇，天空又再度恢復晴朗無雲。

走到餐廳外，站到較遠處看著這棟兩層樓的建築。除了老舊之外，還散發著陰森冷清的氣息。

「那些藤蔓跟花圃，的確是會營造出這樣的氛圍啦。」

我開始動手將花圃裡的雜草拔除，很快我的褲子便髒得不得了。雜草怎麼拔也拔不完，覺得腰都快斷了。本想整理完雜草之後，就去清理一下從二樓花圃生長出來、爬滿二樓整面外牆的藤蔓，但那些藤蔓堅實又有韌性，只憑我一個人力量應該處理不了。無奈之下，只好繼續放任藤蔓生長。不過，我還是把像一頭亂髮的葉子稍微修整了一下，剪掉那些隨意生長、會危及其他嫩葉的大片葉子。拔了拔雜草、修整了一下藤蔓之後，房子散發的氛圍已經與之前截然不同。

就在我走進屋內短暫休息時，又有人開門進來，是剛才那個孩子。

「阿姨！」

「阿姨？」

我看了看餐廳，只有我跟這個孩子兩個人而已。

「阿姨，我真的很好奇，實在是忍不住了。妳為什麼要在這裡開餐廳啊？大家都覺得這裡很可怕，所以不想來，妳覺得會有人想在這裡吃飯嗎？還有，妳都不會害怕嗎？」

真不知道為何這孩子一直叫我阿姨。這裡有沒有鏡子啊？我得照照鏡子才行。我死後一直維持死前的模樣，萬狐還說我年紀輕輕就沒命，實在是很可惜。但怎麼會叫我阿姨？難道是來這裡的路上，我的外表產生了什麼變化？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臉，但實在很難靠指尖的觸感想像自己現在的長相。

「這裡的人會在某一天就突然消失。」

孩子吞了口口水，然後才把這句話說出口。

「突然消失？」



「對啊，我媽媽說那些人一溜煙就消失了，一點痕跡也沒有。妳不會怕喔？」

「我第一次聽說人會消失。有件事想問你，我看起來像阿姨嗎？你有鏡子嗎？」

「我沒有鏡子。妳想看什麼？用手機的相機就可以看啦。」

孩子把手機拿給我，而我在看到自己的模樣時，差點叫出聲。手機畫面上出現的，是一個年紀超過四十歲的女人。

「天啊！」

這真是荒唐又令人不知所措，甚至還讓我有些絕望。我本以為自己會以原本的模樣去見小雪，而且也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件事。既然現在我的樣子改變了，那麼已經死去並重新投胎的小雪，肯定也已經不是原本的樣子，變成其他的模樣了。不過，我還希望能用以前的長相去見小雪，也希望小雪能用以前的模樣出現在我面前。我死的時候十七歲，當時小雪十六歲。我叫柳采宇，小雪叫做韓雪。

那孩子見我抱著頭陷入崩潰，便靜靜地轉身離開。

我躺在房間裡看著天花板，不知自己為何變成這副德性的悲傷感湧上了心頭。在見到小雪時，當然無法告訴他就是柳采宇。（就算說了，小雪也沒有前世的記憶，

無法認出我來。」既然無法揭露我的身分，那我的外表是阿姨還是大叔，也就都無所謂了。即便如此，我還是很難過。我雙手摸著自己的臉，然後看見自己的手掌。印章已經有一角不見了，這讓我突然回過神來。

「我哪有什麼繼續躺在這？不管我現在長什麼樣子，只要能見到小雪就好。雖然有點遺憾，但憑我的力量也無法改變任何事，我不能把時間虛耗在無法改變的事情上。」

我倏地起身離開房間。

「我得讓人們來這裡消費，我得改變人們心中對這棟房子有人消失的詭異印象。如果想改變形象，那我該怎麼做？」

仔細想了想，決定首要之務是改變陰沉的氛圍。首先改變房子給人的感覺，然後再讓大家聞到熱食的香味，想必這樣客人就會上門。當我想起身打掃的時候，突然看到廁所旁邊有一個油漆桶。想要一掃陰沉氛圍，最快的方法就是重新粉刷油漆。

五桶油漆中，有三桶都已經凝固，完全無法使用了。雖然剩下的藍色和黃色狀況也不太好，但還算堪用。

「看，天氣也在幫我。剛才被雨淋濕的牆壁都已經乾了，可以刷油漆了。」

走到戶外，看著這棟雙層樓的建築物。一樓正面幾乎全是玻璃，門也是玻璃門，所以不需要油漆……要改變這陰森的氣氛，首先應該要讓樓梯改頭換面。我先把樓梯清掃乾淨，再用乾抹布認真擦拭，然後一半漆成藍色、一半漆成黃色。

樓梯漆好之後，太陽也逐漸西下。房子在火紅的夕陽照耀下，與白天形成截然不同的樣貌。當整棟房子煥然一新之後，覺得自己的心情也跟著好了起來。我把窗戶打開，開始做起秘密武器。濃郁的奶油加熱後飄出香味，我不斷重複做著秘密武器。想像小雪站在一旁，彷彿她就站在那裡聞著奶油香，然後對我露出燦爛的笑容。之後我抬頭望向窗外，才發現天已經全黑了。月光乘著秘密武器的香氣，降臨在大地上。

睜開眼，我才發現已經天亮了。餐廳裡還瀰漫著隱約的奶油香。我將前一晚做好的秘密武器裝盤，拿著盤子走到桌旁坐下。秘密武器就應該趁熱吃才美味，但我沒有加熱，而是直接吃下已經冷掉的食物。完美與奶油融合的牛奶香，以及只有我和小雪才知道的秘密食材，在嘴裡化了開來。一股彷彿結束遠行，終於返回家中的溫暖感，也一起擴散至全身。我忍不住哭了出來。張開手掌，確認掌心上的印章。雖然還不明

顯，但印章的痕跡確實比昨天更模糊了一些。

昨天的油漆粉刷得很成功。在初秋明亮的陽光照耀之下，樓梯煥然一新，不再瀰漫任何一絲陰森氣息。昨天拔完雜草之後，花園裡的花草似乎也更加耀眼了。

「妳好早就開門營業。」

這時，昨天來過的那名女子又出現了。

「昨晚都還好吧？」

女子直盯著我的臉看。

「您希望我遇到什麼事呢？」

我也毫不迴避地直盯著女子問。我可不能放任人們的好奇心不斷膨脹，那些無謂的好奇心只會消耗我寶貴的時間。無論這棟房子有什麼祕密、環境再怎麼糟糕，我都要讓他們看見我的堅定與勇敢。

「唉唷！妳怎麼這樣說咧！我只是因為擔心妳，所以才來問問。要是知道這棟房子藏了什麼祕密，妳肯定會嚇一大跳。我是覺得妳像我的妹妹一樣，所以才會特別跟妳說。」

女子氣得跳腳。她說我像她妹妹，聽起來還真是肉麻。

「是失蹤案嗎？聽說有人從這棟房子裡消失了。」

我毫不在乎地說道。

「妳知道啊？既然知道，怎麼有辦法不當一回事？那可不是普通的失蹤案耶，是全家人都像煙霧一樣消失了。」

「總之啊，我呢，昨晚沒發生什麼事，我睡得非常好。不過，有件事我真的很好奇。」

「嗯？什麼事？說來聽聽！我知道就告訴妳。」

女子忽然眼睛一亮。「看看吧，肯定有什麼吧？哪可能沒事啊！到底是什麼事？快說來聽聽！」女子的雙眼透露了她的心聲。

「我們才剛認識，為什麼妳說話就這麼沒禮貌啊？昨天我們才第一次見面，妳的語氣就好像跟我很熟一樣。就算想裝熟，也應該先問一下對方的意願吧？」

老實說，昨天我還搞不清楚狀況，所以就沒把這件事當一回事。我以為自己來到這裡時還維持十七歲的外表，結果作夢也沒想到我的性別跟年齡都變了。當時我還想

著，既然我才十七歲，那她用對晚輩的語氣跟我說話也是無可厚非。

「妳看起來年紀比我小啊，所以我的口氣就不必太拘束吧？妳現在是要跟我計較這件事嗎？我只是娃娃臉，其實年紀已經很大了，我五十九歲了。」

「妳看起來就是五十九歲，一點也不娃娃臉。以後就算路過，也請妳不要隨便進來跟我搭話。想來用餐的時候再來吧，這裡可不是什麼公園，而是餐廳，請妳搞清楚。」

「誰看不出來這裡是餐廳啊？我是擔心妳耶，妳連句謝謝也沒有，居然還這麼沒禮貌。我本來是不想說這種話的，聽起來很像是我在耍脾氣，但是啊，我還是要提醒妳一次，這裡的失蹤案可不只是單純的失蹤案。最重要的事情是，現在還有人住在二樓。那會是誰呢？我給妳提示！妳不覺得那應該不是人嗎？」

「什麼？二樓有人住嗎？」

「對啊，這可是個很重要的資訊耶！妳居然還叫我沒事不要來這裡亂晃？真是一大早就氣死人了！」

女子怒氣沖沖地皺著眉頭，瞪了我一眼後便轉身離去。一大早就被氣死的人是我才對，她毀了這一天，我甚至有種今天一定不會見到小雪的不祥預感。

「哪有人住在樓上？樓上根本一點動靜也沒有！」

我從廚房裡拿出鹽巴，灑在門前去晦氣。做完這一連串的動作之後，我自己也嚇了一跳。為了去晦氣而灑鹽巴這個行為，是過去育幼院辦公室的姐姐常做的事。辦公室姐姐最討厭那些說什麼要贊助育幼院，就把所有院生都叫來拍團體照的人。每次要拍照時，那些所謂的贊助者都要大家笑一個、比YA、比個愛心，做了一堆要求後，他們就會丟下幾箱泡麵或餅乾揚長而去。姐姐總會詛咒他們，並在他們離開育幼院的大門後，拿粗鹽灑在門口去晦氣。當時那位姐姐的年紀應該在三十五至四十歲之間，是生了兩個兒子的阿姨，但她還是喜歡大家叫她「辦公室姐姐」，而不是叫她阿姨或部長。我忘了是哪次，我問她為什麼要灑鹽？她說，倒楣鬼會把晦氣帶進育幼院，而鹽巴就是去晦氣最好的方法。辦公室姐姐說，她下輩子要投胎變成有錢人，還說要是變成有錢人，絕對不會當那種一毛不拔的小氣鬼。她絕對不會為了拍照，而強迫那些不想笑、不想比愛心、比YA的孩子，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我突然很好奇她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她也死了嗎？那她有沒有如她所願投胎成人呢？如果她投胎成人，是否成為大富豪了呢？我總覺得姐姐應該會如願成為她理想的那個樣子，我相信她能做到。

「是不是因為現在我的外表是阿姨，所以才會做些阿姨會做的事啊？怎麼會突然拿鹽巴出來灑？」

我噗哧笑了出來。

大樹林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未完成的料理：蔥薯羅曼史

一輛白到發亮的汽車停在院子前，一名穿著天藍色襯衫與駝色褲子的高個子男性從車上走了下來。男子一臉新奇地看著我粉刷過的樓梯，推開門走了進來。

「您好，樓梯重新油漆過，感覺這裡就煥然一新了呢！我看您也整理了花圃，還把原本雜亂的藤蔓都修剪過了。」

我本以為他從車上下來到進門這段路，只有看到重新粉刷過的樓梯，沒想到竟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注意到了所有改變。能一眼看出不同之處，想必是經常來訪的人。男子環顧著餐廳的內部。

「『約定食堂』這個名字也非常適合這裡。這裡是三岔路口，很適合來自三個不同方向的人相約在此碰面。」

男子選擇距離廚房最近的位置坐下。

「祕密武器？餐點的名字好特別喔，真是有趣。請給我一份祕密武器吧。」

他一說祕密武器，我便有點緊張。根據萬狐的說法，投胎轉世後，人們會忘記前世所有的記憶。如果事情真如他所說的，那小雪肯定不會記得祕密武器。但奇怪的是，這個人一說出「祕密武器」這四個字時，我卻覺得就算小雪完全不記得祕密武器的事，也應該還有記憶的碎片殘留在她腦海深處才對。只不過，我實在沒想過小雪可能會以男性的模樣出現在我面前。在我的想像中，小雪會以形似她原本的面貌出現，而我則會以柳采宇的樣貌現身。雖不知道小雪現在如何，但我美好的想像已經開始動搖了。

「您有吃過祕密武器嗎？」

我盯著男子的臉問。

「沒有，這是我第一次吃。」

太好了，我真的很怕整個想像都會破滅。

「您會對螃蟹過敏嗎？」

我一邊問，一邊剝了點蟹肉加進料理中。

「不會，我沒有對什麼食物過敏。看到這裡開了餐廳，我真的很高興。這整個社區的氣氛，一直都因為這棟房子而有點沉重。我想房仲帶您來看房子的時候，應該都跟您說明過了。明明從這裡去學校快很多，但孩子們還是會特別避開這裡，繞遠路去上學。」

我屏氣凝神地聽男子說。

「這世上有許多不同的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不好的事，但大多數的人都認為，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不會跟那些不好的事有所牽連。也因為這種錯覺，所以在這棟房子裡發生的事，才會帶給孩子這麼大的影響。看到跟自已就讀同間學校、讀同一班、在同個教室讀書玩耍的人出現在新聞上，肯定無法不當一回事。我實在受不了孩子們一直被那件事折磨。前陣子，還有一個二年級的孩子，只是晚上路過這棟房子就被詛咒了，這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呢！」

「詛咒？」

他甚至講出「詛咒」這兩個字，看來這棟房子隱藏的祕密似乎比我想像得還要巨大。

「是的。當時是考試期間，那是在孩子結束晚自習後，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發生的事。那是個下雨天，孩子讀書讀到很餓，又沒有帶傘，肯定會想趕快回家吧？所以他心一橫，決定走這條捷徑。就在他經過這棟房子前的時候，突然有人叫了他的名字，聲音是從樓梯上傳來的，孩子就像是被什麼迷住似地，朝樓梯的方向走去，可是那裡一個人也沒有。孩子只能聽見聲音，於是就跟著聲音繼續走，走著走著孩子突然回過神來，發現自己蹲坐在房子的後院。隔天，他考試徹底考砸了。他原本是個成績很好的孩子，但那次考試他幾乎是交白卷。學校裡盛傳他被詛咒了。老闆，您相信嗎？」

男子問。

「您問我相不相信詛咒嗎？」

「當然，我想您應該不信，所以才會在這裡開餐廳吧？如果相信的話，那應該不太可能會住在這。」

在我回答之前，男子便自己做出了結論。

「您說得沒錯，我不相信。來，祕密武器好了。」

我將祕密武器分裝在三個盤子裡，搭配一杯果汁一起端上桌。

「這味道好香喔。」

男子用鼻子聞了聞。

「希望您品嚐過後也能稱讚它很美味。如果可以幫我宣傳一下，那更是再好不過了。」

我恭恭敬敬地把雙手背在背後。

男子挖了一口祕密武器放入嘴裡，他瞬間瞪大了眼睛，立刻豎起大拇指。

「吃起來也很棒！這真的超讚的！我覺得小孩子應該會很喜歡。我是山坡上那所國中的體育老師，我覺得拿這道菜給孩子們吃，肯定會大受歡迎。我一定會幫您好好打廣告，希望孩子們能把這裡當成他們吃點心的祕密基地，孩子們也會因此忘記這裡的壞傳聞。」

「我也是希望如此。」

我是真心的。這種負面傳聞應該盡快消失，人們才會上門來用餐。人們上門來用餐，我也才能見到小雪。

「老實說。」

男子壓低聲音。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兼期待啦。原本住在二樓的那一家人，會不會是瞞著大家離開了啊？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相信他們就像一陣風一樣，瞬間就從這棟房子裡消失了？當然，警察也的確來調查過，還像熟人一樣詢問他們的蹤跡，但都沒有人有看到原本住在這裡的那一家人。哇！這真的越吃越美味耶！」

一眨眼，男子便把裝著祕密武器的三個盤子清空。然後略帶惋惜地咂了幾次嘴之後，才起身準備離開。他留下一句下次會再來用餐，便開門離去。

剛才他介紹自己是體育老師，仔細一看，這背影還真的像體育老師。即使穿著襯衫，還是能夠感覺到結實的身材。

「我的身材原本也是那樣的，178公分，67公斤。還有，每天早上做三百下伏地挺身練出來的肱二頭肌、三頭肌，超厲害……」

我看著自己倒映在玻璃門上的身材。推估身高約是160公分，不對，哪有160公分？頂多比150公分再高一些而已。體重看起來至少也有70公斤。萬狐知道這件事嗎？他知道我用這副模樣渡過他給我的時間嗎？如果他知道，那應該要事先暗示我一下

啊！如果我提前知道一些情報，肯定不會像現在這麼吃驚又失望。唉，但這並不表示我在埋怨萬狐。畢竟要不是萬狐，我真是作夢也不敢想自己還有機會見到小雪。

第二位客人是那個孩子。

「我帶錢來了，我是來吃東西的。」

孩子帶著得意洋洋的神情坐到座位上。

「我要雪融布丁。」

「你吃螃蟹會不會身體很癢、起疹子，或是眼睛充血變得紅通通的？」

「不會。」

「太好了。」

我剝了點蟹肉放在裡頭。意外地，人們其實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瞭解自己。例如：有些人認為自己不會對螃蟹過敏，卻在吃到螃蟹後才意外發現自己竟然會過敏。

孩子輕輕挖著鼻孔，一邊問我雪融布丁是什麼東西。我告訴他，那是一種放進嘴裡感覺很軟嫩，同時又很有嚼勁，嘴裡會瀰漫著美好的滋味，然後在不知不覺間融化消失的一種食物。然後他又問我，祕密武器是什麼食物。

「是一種很香，會讓人越吃越上癮的食物。」

「那蔥薯羅曼史呢？」

我無法立刻回答他。

「以後等我有錢，我全部都要吃。」

孩子說。

「不過啊，妳睡在這裡嗎？還是白天在這裡做生意，晚上回家呢？」

「我都睡在這裡。你知道發生在這棟房子裡的事情嗎？」

孩子的表情瞬間大變。他坐立難安，無法回答我的問題。

「我姊姊真的很壞。」

猶豫了許久，他突然開口說起話來。

「那邊有一塊草坪，是一塊空地。之前我姊姊會跟她喜歡的男生在那裡玩丟球遊

戲。他們真的很幼稚。都國中三年級了，還在玩傳接球耶。阿姨，妳能理解嗎？」

哪有什麼不能理解的？除非是有誰規定國中三年級就不能玩傳接球。

「他們真的是喔……他們就這樣一直傳球、接球、傳球、接球，可以玩超過兩小時

耶。我去補習班的時候他們就在玩，我從補習班下課回來，他們還在玩。有一次，我姊姊喜歡的男生丟出來的球，居然往這裡飛過來。不是有一個上二樓的樓梯嗎？那裡被木板擋住，結果那顆球飛過木板，掉在很裡面的地方。然後姊姊居然叫我去撿球！明明是哥哥丟的，應該他去撿才對吧？」

「應該是丟球的人或一起玩的人要去撿回來啊，你有說你不要嗎？」

「我沒辦法拒絕。」

「為什麼？」

「我姊姊的脾氣很差，她不高興的話，就會衝過來抓我的臉，超可怕！」

「抓你的臉？國中三年級了耶！」

「對啊，所以我很怕啊！」

這孩子可能以為我開始同情他，他越說越是委屈。

「我姐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曾經發表不婚宣言。」

「不婚宣言？」

「就是宣布她要一個人生活，以後絕對不會結婚，但是她會盡情談戀愛。如果她不

結婚，就會一直住在家裡吧？這讓我很擔心。」

孩子一方面闡述自己的擔憂，一方面也透露自己的計畫。他說，他升上國中之後，想去讀寄宿學校。他問我是否瞭解寄宿學校，我說我不清楚，他便立刻露出失望的神情。

「雪融布丁來了。」

把裝著雪融布丁的盤子端上桌。

孩子又起一塊雪融布丁塞進嘴裡咀嚼。左邊嚼嚼再換右邊，咀嚼的同時似乎也陷入了思緒中。沒過多久，他便把剩下的布丁吞下肚，並同時對我豎起大拇指。

「對了，後來我就是為了撿那顆球跑來這裡。」

他繼續接著講剛才中斷的話題。

「我穿過漆黑的庭院，往樓梯的方向走去，但是擋在樓梯前面的木板實在太高了。阿姨妳看就知道了，我個子不高嘛，以小學二年級來說，我這樣算矮了。」

他看起來頂多七、八歲，如果實際上是九歲的話，那的確是有點矮。

「我試著爬過木板，但失敗了。所以我想說，把木板往旁邊移可能可以過去，然後

我就這樣把木板抬起來……結果發現居然有人跟我一起抬木板！我往旁邊一看，發現是一個哥哥。那個哥哥很快跑上樓梯，然後對我比了個手勢。那個手勢是要我上樓梯的意思，我嚇了一大跳，就頭也不回地跑掉了。」

「那個哥哥是誰？是跟你姊姊傳接球的哥哥嗎？」

「不是。」

「不然是誰？」

「那個哥哥喔……哇，這真的好好吃！天啊，天要黑了耶！我要趕快回家了。阿姨，妳要小心喔！」

孩子起身準備離開。

「我會跟朋友說這裡在賣好吃的東西。對了，妳可以做些傳單來發。前面的地鐵站還有購物中心前面，都有很多人在發傳單喔。阿姨妳也去那裡發吧，這樣應該會有很多人來。不住這附近的人，肯定不知道這棟房子的事，應該會來這邊吃。」

我走到外頭，看著這棟建築逐漸被夜色籠罩。我緩緩爬上樓梯，油漆的味道充斥我的鼻腔。二樓的門依然緊緊鎖著。

「這是什麼感覺？」

每次我搖晃二樓緊閉的門扉時，總會有一股冰冷的氣息從門縫流洩而出。碰觸門把的時候，也總會感到冰冷且心慌。我決定等白天再上來看看，於是回到一樓。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過來，聽那孩子的建議去發傳單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既然沒錢，我也不可能大量訂製傳單，應該可以自己手做吧。」

我去翻了翻倉庫，發現沒有可以做傳單的紙。想想也是，餐廳根本不需要這麼多紙。這時，我注意到貼在冰箱上頭的電話，那是訂購食材時跟廠商聯繫用的電話。如果打電話跟他們訂紙，說不定會幫我送，畢竟製作傳單也是經營餐廳的必要工作嘛。

我拿起廚房旁櫃檯上的電話，才發現那電話是假的。空屋的電話，哪可能會通呢？不過我還是有點慌。雖然冰箱裡的食材還剩很多，但我可不能因此安心。畢竟要是中途食材用完，害我沒辦法接待客人，那就麻煩了。

「要不要試著撥看看？」

我試著按下冰箱上的電話號碼，卻沒有聽見撥號的聲音。

「食材用完的時候有辦法打電話叫貨嗎？」

萬狐說他很守信用，肯定不會讓我陷入困境，也說過會幫助我，讓我待在這裡的時候不會遇到什麼困難。於是我決定好好思考要怎麼宣傳餐廳。

那天我睡得很沉，只記得自己躺上床，然後就睡得不省人事。眼睛睜開之後就已經是早上了。

我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進行大掃除，掃完後便開始備料。我先是削了地瓜皮，然後切地瓜，這時彷彿聽見小雪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要再切細一點啊，要再細一點，像粉末一樣，這樣祕密武器才會軟嫩。」

我全神貫注地切著地瓜，把地瓜切得非常細。

小雪的料理手藝很糟糕，她碰過的東西一定會失敗。但她有非常出色的味覺，只要照著她說的食譜去做，就一定能夠做出絕佳美食。小雪總說：「我會成為料理研發者，然後開一間公司，采宇哥就當我們公司的主廚。雖然我說我喜歡高級餐廳的高級廚師，不過大公司的主廚聽起來也很高級吧？全國的百貨公司跟超市的鮮食區都會被我們佔領。這個想法怎麼樣？」每次她這麼說，我都會開玩笑似地輕拍她的頭。笑著說無論是當高級餐廳的廚師，還是當她公司的主廚，她都是吃定我的意思。話是這麼

說，但我心裡卻很希望事情照著小雪說的發展。畢竟這樣一來，我就可以一直跟小雪待在一起。認識小雪之後，我的夢想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永遠和小雪在一起。

「最後我仍然沒有完成蔥薯羅曼史。」

我最想完成的料理就是蔥薯羅曼史。我想完成那道菜，打破小雪的魔咒。我想告訴她，就算配著蔥吃下馬鈴薯，也絕對不會遭遇不幸。小雪一直很擔心自己會因此遭遇不幸，所以拒絕吃任何加了蔥的馬鈴薯湯或馬鈴薯燉菜。一講到馬鈴薯，小雪甚至會從睡夢中驚醒。她說，記憶中最不幸的日子，不知為何都剛好吃了馬鈴薯湯或馬鈴薯燉菜。小雪來育幼院的那天，早上也吃了馬鈴薯湯。她第一次被別人打的那天，早上則吃了馬鈴薯燉菜。小雪說，肯定是因為馬鈴薯湯或馬鈴薯燉菜裡的蔥害的。她打從心底相信，同時使用蔥跟馬鈴薯的料理會帶給她不幸。

「馬鈴薯用蒸或用烤的都沒問題，也不會讓我肚子痛，但唯獨加了蔥以後會讓我肚子痛，還會帶來不幸。」

小雪這麼說。我不知道她說的究竟是事實，或只是單純的偶然。重要的是小雪怎麼想。我只想告訴小雪，即使蔥和馬鈴薯放在一起，也不會招致不幸。我想讓小雪盡



情吃她喜歡的馬鈴薯，希望她就此擺脫不幸。我認為越是把不幸掛在嘴邊，那股力量就會越發強大，最後將人吞噬，讓人真的變得不幸。

一講到馬鈴薯就會從睡夢中驚醒的，除了小雪之外還有另一個人，那就是在育幼院廚房工作的一位婆婆。婆婆似乎非常喜歡馬鈴薯，因此育幼院的菜單經常有馬鈴薯的配菜。冬天裡，馬鈴薯湯從來不缺席。也因此小雪在寒冷的冬天卻無法喝熱騰騰的湯，總讓她覺得很可惜。

「不是馬鈴薯湯跟馬鈴薯燉菜招來不幸，是妳本來就很喜歡吃馬鈴薯，而妳媽媽也經常做馬鈴薯料理給妳吃，妳幾乎每天都會吃馬鈴薯料理，才會剛好發生這種巧合。說馬鈴薯湯跟馬鈴薯燉菜會招來不幸，根本就是硬拗，所以妳想吃就吃吧。」

當時我這麼跟小雪說。

「那肚子痛呢？我吃了也會肚子痛耶。」

「也有可能是因為發生不好的事，所以才讓妳肚子痛啊！妳想想看，是先肚子痛，還是先發生壞事？」

小雪想不太起來究竟是哪件事先發生。

「我們來創造新的記憶吧，蔥跟馬鈴薯相遇，肯定能創造出最棒的羅曼史。我會把這兩樣食材結合在一起，做出讓妳不會肚子痛，而且一直很幸運的料理。我們兩個一起研究開發，好嗎？」

我向小雪提議，小雪也點頭答應。對於開發蔥薯羅曼史這件事，小雪顯得十分積極，顯然，她也很想擺脫這個魔咒。她想擺脫食物會招致不幸的想法，盡情品嚐自己熱愛的馬鈴薯料理。

然後，就到了我喪命的那天早晨。

「采宇哥，等等下午你從學校回來，我們快來試做一個東西。我昨天晚上想到蔥薯羅曼史的食譜了，這次說不定會成功喔。我覺得我會肚子痛，可能是因為用了味道太刺激的蔥，所以就試著研究了如何去除蔥的味道。」

小雪邊吃著早餐，邊回想前一晚的事情。只不過我跟小雪無法共度那天的下午，我無法得知小雪想出來的食譜是什麼。小雪雖然會開發料理，卻無法親手做。她的食譜要成功，就不能沒有我。必須要有我在，小雪才能夠擺脫不幸。

我將餐廳裡外打掃過一遍，並做好了開店準備，卻沒有客人上門。雖然早已過了

午餐時間，但餐廳外卻一個人影也沒有。就這樣虛度了一天。

大樹林版權所有，請勿轉載



周遭的人們

「我需要想點辦法。」

我不能繼續浪費時間。不管怎麼想，都覺得去發傳單是最好的選擇。但問題在於，我沒有錢買紙。

「對了，我有錢啊！」

我都忘記了，體育老師跟那孩子來吃東西時都有付錢。我趕緊打開櫃檯抽屜，但怎麼樣都找不出一毛錢。真是奇怪。我把抽屜整個翻了一遍，連櫃檯底下都仔細找過，卻始終沒看到錢的蹤影。

「難道是我把錢收到別的地方，自己卻忘記了嗎？」

我記得錢的確是收在這個抽屜，但我的當務之急是發傳單，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找錢放哪去了。



「看來傳單是行不通了，還有別的方法嗎……對了！」

一個好點子閃過我的腦海，那就是試吃。只要能端出香噴噴的料理給人們試吃，路過的人肯定會被吸引進來。我打開冰箱，決定相信萬狐一定會幫我，讓我不必擔心食材見底。

「咦？這是什麼？昨天好像沒有這個啊。」

我發現放在冰箱最外面的透明塑膠袋裡，裝著紅蘿蔔與蘋果。我明明記得自己把紅蘿蔔跟蘋果收進菜盒裡了。我打開菜盒一看，發現之前整理好的紅蘿蔔跟蘋果還安然躺在裡頭。

「應該是我看錯了吧？總不可能有人把它們挪到這裡來吧？」

我將用於祕密武器的食材切碎，將牛奶煮沸再加入奶油。等奶油融化後，加入麵粉攪拌。麵糊準備好後，我將平底鍋加熱。確定鍋子熱好後，便舀起一匙麵糊倒在平底鍋上。確定餅皮成形後再鋪上切好的食材，最後將餅皮捲起來。我一邊製作祕密武器，一邊做了些雪融布丁。我將花草切碎，加入大量砂糖熬煮成糖漿，並以只有我才知的比例，混合糖漿與太白粉。餐廳裡很快便滿溢著食物的香味。

「對了，還要把門打開，這樣香味才能飄出去。」

我拿了蔥跟馬鈴薯，用尚未完成的食譜做出蔥薯羅曼史。這雖然是道未完成的料理，但或許能幫助小雪找回記憶。雖然萬狐說，小雪想起前世記憶的機率趨近於零，但我還是想賭一把。由於不知小雪會在何時何地出現，我得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行。

祕密武器、雪融布丁與蔥薯羅曼史，我各做了二十份，還沒忘記剝點蟹肉加在裡面。雖然有引發過敏的風險，但蟹肉是找到小雪不可或缺的關鍵。

我搬了兩張桌子到花圃旁的空地，旁邊再擺上一張椅子。將裝著食物的托盤放在桌上擺好，並準備好食物剪刀、筷子與碟子。就在一切準備就緒時，恰巧吹起一陣微風，將食物的香味吹得更遠。

首先聞香而來的客人，是那名一頭捲髮的女子。看見來人是她，我心裡有些失落，但又不能表現出來。女子的頭上包著一條粉紅毛巾，毛巾上頭繡著「漂亮美容室」幾個大字，看來她才剛去進廠維修自己的捲髮。女子沒有直接走到我面前，而是站在不遠處伸長脖子看著盤子裡的食物。

「妳在幹嘛？不對，這樣問太沒禮貌了。請問您這是在做什麼？」女子問。

「我在舉辦試吃。」

即便我說提供試吃，女子依然沒有靠近，而是站在原地，顯得有些遲疑。雖然我很想告訴她不試吃就趕快離開，但我還是忍住沒把話說出口，畢竟我實在不該隨便樹敵。

「妳要吃吃看嗎？」

我換上一副最溫柔友善的語氣問她。

「其實我不太喜歡嘗試新的食物……但既然都路過了，基於禮貌，我還是……還是試試看吧。」

「請問妳會對螃蟹過敏嗎？」

不知為何我有點緊張，很怕聽到她的回答。

「不會。老實說我真的搞不懂，應該是說我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對食物過敏耶。我看妳這些菜好像都有加海鮮，但請妳不要擔心，我不會對海鮮過敏。」

真是太好了，畢竟一想到小雪可能是以這副模樣出現，我就覺得好難過。

我拿起一份祕密武器，切了三分之一裝在小碟子裡，接著再切三分之一的雪融布

丁與蔥薯羅曼史裝入同個碟子裡，並將碟子跟餐具一起遞給她。

她的咀嚼聲真是刺耳。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能吃東西吃得這麼大聲？就不能閉上嘴慢慢咀嚼、好好品嚐，吃得更有格調一點嗎？但仔細想想，這要求似乎太過分了，畢竟她給人的第一印象就跟格調兩個字沾不上邊。總覺得連我做的食物格調都跟著被拉低了，實在讓人很不高興。

「還算不錯啦，應該說還可以吃。」

什麼叫做「還可以吃」？是「雖然不太滿意這個味道，但也沒辦法說不好吃」的意思嗎？這女人真是討人厭！全身上下找不出任何一個優點！

「我會再叫我朋友過來試吃，我朋友很多。光是我自己就認識很多人了，再加上我兒子、女兒跟老公，少說能幫妳找幾十個客人！」

一聽她這麼說，我瞬間眼睛亮了起來。

「好啦，妳說話就不要那麼拘束了，我聽了也渾身不自在。我看妳年紀比我大，就放輕鬆點吧。」

既然她有辦法一口氣找來好幾十個人，那我自然願意容忍她說話沒禮貌。

「真的可以嗎？」

「當然。」

「唉唷，我就不那麼拘束囉。這樣才能比較快拉近距離啦！糟糕，我該回去美容室了，我會再叫朋友過來試吃。話說回來，老闆娘妳那頭髮是怎樣啊？有空也去整理一下啦！」

「我的頭髮怎麼了嗎？」

「妳真的不知道嗎？妳的髮型讓妳的臉看起來更大了。像我這樣剪個瀏海，再燙一下，臉看起來會比較小，也會比較年輕啦！好了，我先走啦！」

女子快步往一旁的巷子走去。我摸了摸自己的頭髮，是中短髮的長度，額前也沒有瀏海，整個額頭都露在外面。

女子離開後不到三十分鐘，就有另外三名女子接連來到餐廳。她們身上飄出燙髮藥水的味道，顯然才剛去美容室燙完頭髮。這幾個人一站到我面前就主動告知她們不會對海鮮過敏。真是太好了。我將食物分裝進碟子裡，一邊在內心祈求，希望小雪絕對不要用這副模樣出現在我面前。

「黃部長說這幾道菜的味道還可以。」

「物以類聚」真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她們口中的黃部長，應該就是剛才那名女子。而眼前這三人說話的方式、吃東西發出的咀嚼聲都跟黃部長如出一轍。聽她們稱那名女子為黃部長，顯然她在組織裡有一定的地位，想必她在職場上應該是如魚得水。

「聽妳們叫她黃部長，那妳們應該是同事吧？妳們在哪上班啊？」

我向眼前的三名女子提問。

「在禮儀公司上班啦，但現在沒在做啦。」

「不是啦，我們不是在禮儀公司上班。是我們的公司跟她上班的禮儀公司有來往，所以才會認識。但因為在禮儀公司不太方便叫本名，所以才會都叫她黃部長。」

其中一名女子先開口說明，但話還沒說完，就被另一人糾正。

「對耶，是這樣沒錯。她以前是負責入殮的，雖然現在已經沒做了，辭職大概有五年了吧。她一直以這份工作為傲，還說只要自己的手腳還能動，她就要繼續從事這份工作。但後來發生一些事情讓她不得不辭職。有一次，她替一位殺人案的受害者入殮，那位受害者的遺體受損得很嚴重。她在入殮前還很用心替受害者化妝，沒想到往

生的受害者居然開始動起來。動了大概有五分鐘吧，差點把她給嚇死。受害者的遺體受損得非常嚴重居然還有辦法動，真的很可怕！」

「不對，是動了十分鐘，而且往生者的眼睛還打開了。」

一旁的女子再度糾正她。

「喔，對啦，她好像說是十分鐘。往生者突然睜開眼睛，黃部長真是嚇死了！後來她就辭職了。她說經過這件事之後，一想到要去入殮，就會害怕往生者會突然動起來。話說回來，真的很高興妳能在這開餐廳耶。老實說這附近的氣氛很陰森，以前就算是白天要我經過這裡，我也會緊張得不得了。但現在有了餐廳，感覺更有溫度了。希望妳一定要平平安安，長久經營下去，我們會每天來吃飯。」

盡情試吃完後，幾名女子表示會多多替我宣傳便轉身離去。即使她們已經走遠，燙髮藥水的味道仍充斥我的鼻腔。

後來過了好久，我都沒再看到任何人經過。正當我想結束試吃時，恰好有四名國中女生吵吵鬧鬧地走了過來。我瞬間心跳加速，手腳也跟著開始顫抖，小雪會在她們之中嗎？

「體育老師叫我們過來，所以我們就來了。哇！阿姨妳怎麼會想在這裡開店啊？心臟超大顆的，好厲害喔！妳晚上有看到什麼嗎？聽說很多人都有看到耶。今天是試吃嗎？我們來得很剛好吧？對了，我們沒有對任何東西過敏，體育老師有先提醒過了。」

「今天是試吃日沒錯，妳們盡量吃吧。」

「太棒了！」

四名女生拍手歡呼。歡呼時那尖細的高音，跟小雪幾乎一模一樣。

我把食物分裝到碟子裡拿給她們，她們簡直就像四台吸塵器，一轉眼便把食物清空。她們離開後，我繼續在原地站了一會兒，等待更多路人經過。不過她們清脆尖細的聲音在我耳邊縈繞，久久沒有散去。我彷彿都能從她們的對話當中，聽出小雪的聲音。

清洗完餐具後，天色也漸漸黑了。

要不要去看看那所國中在哪？我心想。

於是我走出餐廳，往上次體育老師手指的方向走去。不知究竟走了多久，終於在爬上一座小山坡後，看見校舍出現在眼前。站在校門口，我聞到操場的氣味。那是一

股由汗水、歡笑與學生的嘻鬧聲所交織出的獨特氣味。

那天下午原本有足球比賽。一看到操場，我便想起這件事。

我死的那天跟往常不太一樣。那天下午，我有兩件事要做。學校好像是因為有什麼活動，所以下午停課。原本預計上午的課結束，吃完營養午餐後，我立刻要去參加足球比賽。然後我也跟小雪約好，足球比賽之後要一起做料理。在我不到十七年的人生中，那天是最忙的一天，第一次在同一天安排了兩個行程。偏偏我就在那天早上死了，沒能參加足球比賽，也沒能跟小雪一起做菜。一想起足球我便感到胸口發熱。一開始，我只是喜歡在操場上奔跑。每到下課時間，我便會到操場上跑步。因為跑步的時候，腦袋總是會呈現一片空白，不會產生任何雜念。我喜歡在那個當下，不需要做任何思考的感覺。也因為這樣，我每天都去跑步。跑著跑著，便逐漸跟愛踢足球的同學混熟，也發現我原來有踢足球的才能。升上國中之後，足球隊的老師曾經來問過我要不要正式加入足球隊。雖然我有些心動，但我知道，我的情況並不允許我加入社團。於是我告訴老師，我不想加入足球隊，只想在操場上跑步，偶爾踢踢足球就好。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小雪，小雪問我會不會因為不能加入足球隊而難過？我說一點也

不會。這是真的。因為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也知道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怎麼做才是對的選擇。我認為當我否定自己的處境，勉強自己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就表示我不認同自己的人生、認為自己很不幸。這樣的想法，會使一個人變得很悲慘。我告訴小雪，既然未來我要成為高級餐廳的首席廚師，那我就不能當足球選手，小雪笑著接受了我的說法。

死後我渡過忘川。雖然只活了短短十六年又幾個月，但依然要接受審判。審理人身旁，有一位助手會簡略地將死者的人生朗讀給審理人聽。那就像在讀一本大事紀，將死者曾經的人生一一朗誦出來。那其中甚至有連我都不記得的事！例如我曾經在炎熱的夏天遇到流浪貓，特地去拿了些清涼的水餵牠喝。還有本來想趕在變紅燈前過馬路，卻因為看見一位行動緩慢的老人家，來不及在號誌燈轉變前走到對面，便決定放慢腳步跟在他後頭，陪著他一起走過去，避免他因為落單而太過慌忙。這雖然都是些善事，但助手朗讀的聲音卻有些嚴肅，一點也不像在朗讀善良事蹟的模樣。而這些行善的過往被大聲朗誦出來，也讓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的善良事蹟一直持續到小學低年級，接著則是些捉弄他人、在超市偷棒棒糖之

類的小奸小惡。這些早已被我遺忘的記憶一一被喚醒，其中還有在聖誕節時我辱罵育幼院贊助人的事。這件事我倒是記得很清楚。那位贊助者帶了幾箱巧克力派來，然後開始到處拍照，想留下自己行善的證明。一開始我也沒打算罵他或是頂撞他，畢竟無論他捐的是什麼，我都很感激他能在聖誕節時想到我們。所以我假裝有吃他帶來的巧克力派，還裝作吃得津津有味的樣子，只有在他要求拍照時搖搖頭表示拒絕。既然我都很已經搖頭拒絕了，那他理應要知難而退，但他卻還是硬要拍照。當時我的小白齒蛀得很嚴重，正在接受牙科治療，其實根本沒辦法吃有巧克力的零食，偏偏他想要拍到大家享用巧克力派的畫面，所以就強迫我拍照，這迫使我那天動用了自己畢生知道的所有髒話去罵他。但我罵他，不是因為我牙齒已經很痛，他還硬要逼我吃巧克力派，而是因為我的自尊心受到傷害。老實說，那時我已經十二歲了，根本不會因為吃到一個巧克力派就感動得痛哭流涕，而且也不想配合拍這種假照片。其實就算是住在預算有限的育幼院，巧克力派也不是什麼稀奇的零食。但贊助人卻誤以為只要捐贈食物給育幼院的孩子，就一定能讓孩子開心得不得了，這實在很傷人。後來再回想起這件事，我還是不認為自己有錯。即使有機會重回那天，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

「哎呀，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居然會知道這麼多髒話。被人罵成這樣，對方的自尊心肯定大受傷害。傷害其他人的自尊心，這可是很嚴重的罪。」

審理人說。

「我從來不覺得我有錯。如果說要我為這件事反省，那我寧願受罰。還有，是那个人先傷了我的自尊心。但如果你認為只有大人的自尊才重要，小孩的自尊一點也不要，那我就無話可說了。」

我理直氣壯地對審理人說。

「你居然還記得這件事啊？那真是糟糕，記憶沒有完全洗掉，這可難辦了。」

審理人說。

我原本只是靜靜聽著自己的生平，直到小雪登場，我才情緒崩潰。

「哎呀，從這時開始，你每天都是以打架開始新的一天，再以打架結束一天。」

朗讀我生平的助手嘆了口氣，忍不住感嘆。如果真的如他所說，我是以打架開始新的一天、以打架結束一天，那就表示我是以毆打小雪開始我新的一天，又以毆打小雪結束一天。這根本不可能！因為我絕對不能容忍小雪挨打，我可是寧願粉身碎骨也

要保護小雪。

「哎呀！你居然是被人打死的！」

助手不敢置信地咂了咂舌。

「就讓你重新投胎為人吧。」

審理人聽完我的一生，丟下這一句話之後便起身離開了。

「什麼？大人，他不是打人嗎？不管有什麼不為人知的苦衷，打人就是不對！給他投胎的機會也太不公平了吧！」

助手不可置信。

「我從來也沒有做過公平的判決嘛。」

審理人乾咳了幾聲，不想再多浪費時間，立刻消失了。

「也是，我想應該是有什麼特殊用意，大人才會做出這樣的判決吧。的確，大人一直以來都沒做過什麼公平的判決。柳采宇，你現在可以重新投胎成人了。能夠獲得重生的機會真的很不容易。這就像是你好不容易從上百萬條通往來生的道路中，找到正確的那一條一樣困難。雖然你投胎的時間還沒確定，但只要是在陰間稍等一下，你就能

投胎到新世界去了。不過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在你等待投胎的時候，可能會有某種東西出現，意圖搶走這個無比珍貴的投胎機會。那是一隻狡猾的狐狸，他總是能輕易找到像你這種還保有生前記憶的人。你可千萬別被他說的話迷惑，別做出愚蠢的決定。要小心、再小心。」

助手多次叮囑我。

「我有個問題，我有機會見到前世認識的人嗎？」

比起有機會投胎成人，我更關心這件事。

「沒有人能保證投胎後，還能夠繼續前世的緣分，但也沒有人能肯定曾經的緣分會就此斬斷。也許能見到，也許見不到。只是就算你們見到彼此，你們也不會記得彼此，這樣有什麼意義呢？都過去了，就別執著那段已經結束的緣分了。」

後來在我等待投胎的期間，我遇見了萬狐。萬狐跟我打包票，說我一定能見到小雪，還附上相當吸引人的條件，那就是小雪有極低的機率會記得我。對我來說，萬狐可一點都不狡猾，反而還給了我一個珍貴無比的機會呢。

我站在逐漸被夜色籠罩的操場上，發呆了好一會兒才離開。

離開的路上，我仔細觀察整個社區。當初一邊數數一邊尋找落腳處時，我沒能好好注意周遭的風景，現在才有機會仔細看看這一帶的環境。走下山坡後，右轉便是「漂亮美容室」。燈火通明的美容室內，一名穿著黑西裝的男子正在打掃。他頂著一頭捲髮，只有頭頂處依然是直髮。頭頂沒有燙捲的那一塊頭髮，特地染成紅藍相間的顏色，這個造型不知為何讓我聯想到啄木鳥。就在我看得入迷時，男子突然轉過頭來看向我，我趕緊把視線別開，但他還是注意到我，並走上前來打開美容室的門。

「妳要做頭髮嗎？不過我們今天要休息了，請妳明天再來吧。對了，妳是那間新餐廳的老闆娘吧？黃部長姐姐跟我提過妳。」男子問。

「對。」

「我有機會也會過去餐廳看看的，姐姐們一直稱讚妳餐廳的食物很好吃呢！」

這個男人，為何一直「姐姐」、「姐姐」叫個不停啊？真是肉麻！



不願想像之事

早上才一開門，黃部長就帶著朋友們闖進來。她們說今天是黃部長的生日，幾經思考過後，她們認為這裡最適合辦生日派對。奇怪，老實說，我店裡的食物根本就不適合辦生日派對啊。

她們四個女人，明明只要一張桌子就夠了，卻偏偏要併桌。好不容易幫她們點完餐之後，她們其中一人說要去買蛋糕，另一人則說要去買花，一下子只剩下兩個人坐在餐廳裡。蛋糕跟花買回來之後又說忘了氣球，其中一人又匆忙跑出去補買氣球。光是準備這些生日派對的必須物品就花了至少一小時。我擔心這樣餐點會冷掉，好心提醒她們，卻被她們當耳邊風。想辦生日派對就應該提前準備吧！怎麼會把餐廳當自己家，盡做一些沒有常識的事情？真讓人難以理解！一切準備就緒後，她們開始吹氣球，並把氣球綁在店裡，還用剛買來的花做裝飾……這生日派對的準備流程也太複雜



了。真不知道她們怎麼能這麼吵，吵得我暈頭轉向，煩死了！

我實在不想去看她們吹氣球、做生日裝飾的情況。又沒有人規定氣球一定要綁在天花板上，她們卻堅持要綁上去。她們都已經把椅子搬到桌子上，人站上去之後再踮腳尖，還無法順利把氣球綁上去。幾經波折之後，生日派對終於準備完成，我也終於能讓餐點上桌。

她們先是點了祕密武器五人份、雪融布丁三人份、蔥薯羅曼史五人份。份量雖然不少，但餐點竟在上桌五分鐘內被一掃而空。看來她們根本就不在乎吃冷掉的餐點。瞬間清空所有盤子之後，她們又加點了祕密武器五人份、雪融布丁三人份。但她們覺得蔥薯羅曼史的味道太怪了，不怎麼想再吃第二次，便沒有加點。加點的食物依然是上桌五分鐘內便被掃光，接著她們還想再次加點。我不確定一口氣用掉這麼多食材到底會不會有問題。我心裡雖然相信萬狐，但還是不免有些不安。

「不好意思，餐點只能加點一次喔。各位已經加點過一次了，不能再加點了。」

「為什麼不行？」

黃部長瞪大眼睛問。

「這個嘛……因為……食物這種東西，最重要的就是吃起來美味啊。但再美味的食物一旦吃太多，反而就會覺得不美味了。這對做出這些料理的人來說是非常不幸的事。所以我希望我的料理在各位的心中，能夠停留在最美味的那一瞬間，這樣妳們才會常來，我的餐廳才能長久經營下去啊。」

這當場編出來的藉口，聽起來居然頭頭是道，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誰說的？誰說吃太多就會覺得難吃？每個人不一樣啦，個人有個人的喜好，我們吃再多都會覺得很好吃啊，對吧？」

「對，除非沒東西吃，否則我們什麼都覺得好吃。」

其他幾人同聲附和。

「真的很抱歉，不能再加點了。」

老闆都不想繼續接單了，真不明白她們為何如此堅持。人家不是都說老闆最大，要不要做生意是老闆說了算嗎？

就在這時，餐廳的門被推開，一名穿著黑西裝的男子出現，我認出來人就是「漂亮美容室」的老闆。黃部長跟幾個一起上美容室的朋友，一見王老闆出現，便大讚王

老闆來得恰到好處、抓時機的技巧跟他做頭髮的手藝一樣好。

「既然有新的客人加入，我們可以再點了吧？我們漂亮美容室的王老闆可是大胃王呢。他可是能在中式餐廳一口氣吃掉十碗炸醬麵的紀錄保持人喔！祕密武器、雪融布丁、蔥薯羅曼史都各來五人份吧。不對，蔥薯羅曼史取消，那個蔥的味道太重了，祕密武器再多來五人份。」

黃部長帶著勝利者的微笑向我點餐。

如果這些人明天也來、後天也來，那就完蛋了。冰箱裡的食材會全部用在他們身上，寶貴的時間也會全部浪費掉。一想到這裡，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顫。我好不容易用新的人生換到這點時間，不能就這麼浪費掉啊！有沒有什麼辦法，讓他們從明天開始不敢踏進店裡？

「咦？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個耶！」

菜才剛上桌，王老闆便指著祕密武器，說出一句令我頭皮發麻的話。

「怎麼可能？應該是你記錯了吧？」

我的口氣非常沒有禮貌，但我只是希望王老闆別開無聊的玩笑。畢竟如果他是小

雪，那我怎麼受得了？

「真的嗎？我都活到六十幾歲了，從來沒見過這種料理耶。不過也是啦，王老闆曾經去國外學髮型設計，也有可能是在國外吃到的。像我們這種井底之蛙哪能比呢？」

黃部長說。

什麼國外，祕密武器是我跟小雪一起開發出來的料理！

「我好像知道這個捲成圓柱狀的東西裡面有什麼。」

王老闆眯著眼仔細端詳桌上的祕密武器，彷彿這麼做就能透視其中的奧秘。我有點緊張，他該不會真能說出其中的祕密吧？

「裡面放了地瓜、紅蘿蔔、黃瓜、蘋果等各種蔬果切碎製成的餡料，對吧？」

王老闆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刻，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彷彿有誰拿鈍物朝我的後腦敲了一下。因為除了黃瓜，其他的材料都被他說中了。由於奶油的味道很濃，所以一般人在實際吃到內餡之前很難猜到裡面包了哪些食材，他為什麼能猜到呢？王老闆夾起一個祕密武器放進嘴裡。糟糕，就在這時，我想起裡頭加了蟹肉，也想起自己沒有先問他是否對螃蟹過敏。

「你對螃蟹過敏嗎？」

「對螃蟹過敏？我不知道耶。但我的確很容易過敏，很多食物都不能吃。」

我彷彿又被人敲了一記悶棍。

「過敏又怎樣？去醫院打個針就好啦。現代醫學這麼發達，別擔心這種小事啦！先吃吧，人家不是說撐死總比餓死好嗎？只要吃得開心，生點小病也沒關係啦！」

黃部長到底從哪聽來這麼多歪理？

「你想清楚喔，有對螃蟹過敏嗎？」

我又問了一次。

「仔細一想好像有耶。不，我應該沒有。啊，我不知道，不記得了啦。」

王老闊的回答很模糊。

「這間店沒有我想得那麼可怕耶。之前都只是聽幾位大姐形容，還以為這裡根本是凶宅，超級陰森。妳們真的有在這裡看過什麼嗎？我聽說有人看到樓梯上有人影，還有人對外面的行人招手，這是真的嗎？」

王老闊邊吃邊問。

「聽說真的，而且好像都只出現在小孩子面前。是不是有什麼話想對小孩說啊？」

「你們在說誰？」

「還會是誰？當然是鬼啊！其實，我們也沒辦法一口咬定說這裡沒有鬼。搞不好之後妳真的會遇到有人來吃晚餐，吃完之後就像煙一樣消失不見也說不定喔。」

「話說回來，我覺得這真的很神奇耶。這餐廳的老闆好像有一股神祕的力量，能吸引大家自動上門來吃飯。畢竟這裡的傳聞那麼可怕，就算菜再好吃，也沒人敢相信自己竟能安心在這裡吃飯吧！如果是以前，根本就不會想走進來嘛。但現在卻像被什麼吸引一樣，真的會忍不住一直想來耶！」

王老闆與這群女子嘻笑聊天時，我又做了一份加了蟹肉的祕密武器，說是特別招待。他們五人一直待到下午三點多，留下像山一樣高的空盤子後便揚長而去。臨走前，王老闆還外帶了兩份祕密武器。餐廳吵吵鬧鬧超過五個小時，在他們離開後瞬間安靜了下來。但我卻心煩意亂，只能呆坐在店裡，等著情緒平復。

「王老闆沒有明確說他對螃蟹過敏，是我太敏感了吧？都還沒確定的事情，我根本



不需要在這杞人憂天。對，不必擔心還沒發生的事。」

我用甩頭，試圖甩開多餘的煩惱。一想像我對著王老闆說出前世沒能對小雪說的話，就覺得渾身發毛。

但仔細想想，怎麼可能每件事都如我所願的發展呢？

萬一王老闆真的是小雪，那我也無可奈何啊。只是如果真是這樣，我就無法遵守與小雪的約定了。不，只要能完成蔥薯羅曼史，就等於是遵守了一半的約定。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我就是為了見小雪一面，才決定選擇這條不知能不能抵達終點的路。在答應萬狐的時候，我還一心認為無論小雪是什麼模樣，我都不在乎。可是實際來到這裡我才明白，我的「不在乎」根本是座隨手一推就會傾倒的沙堡。每遇見一個新的人，我首先想的都是不知對方是否對螃蟹過敏，如果對象的外表不符合我的預期又會讓我膽戰心驚。但即便如此，我仍不覺得後悔，因為我想看看小雪現在究竟是什麼模樣。

「對啊，外表一點也不重要。只要她這輩子能獲得幸福就夠了。只要看到她幸福，我也就滿足了。只要能完成蔥薯羅曼史，並讓小雪吃到、聽她說喜歡這道菜，最後告

訴她說『很抱歉，沒能遵守要保護妳的約定』，再把自己的心意說給她聽就好。對，還是不要太貪心了。」

我安撫自己。為了讓自己在確定王老闆真的是小雪時不要太過失落。為了事先做好承受打擊的準備，我必須先安撫自己，但這安撫一點用也沒有。我可以聽見自己的內心正在聲嘶力竭地大吼。我非找到小雪不可，是因為我有話想對她說，但如果王老闆就是小雪，我實在說不出口，也就失去繼續待在這裡的理由了。

「我還是先別去煩惱這些沒發生的事，等個兩天看看吧。如果他真的對螃蟹過敏，那應該會起疹子、全身紅腫或雙眼充血，更嚴重的話甚至會有呼吸困難等症狀。」

這時，之前那個孩子推開了餐廳的門，滿頭大汗地衝進來。

「我姊姊……我姊姊……」

孩子喘得上氣不接下氣，連話都說不清楚。

「你姊姊怎麼了？她又打你了？那你乾脆躲起來嘛，不然就是去跟你爸媽告狀。我現在沒心情聽你說話，也沒心情去管你們姊弟吵架，更沒時間去幫忙勸架。」

「不是啦……」

孩子喘著氣，手指著外頭，看來似乎是真的出了什麼事。我跟著他往外走，他帶著我一路跑到一塊空地。

「天啊。」

親眼目睹空地上的情況後，我驚呼了一聲。兩個穿著相同制服的女生，一人跪在地上，另一人舉著拳頭作勢要揍人，看就知道是一人在對另一人施暴。看見這個情景，我內心瞬間燃起怒火。我立刻衝了過去，一把揪住衣領，把那個舉著拳頭的女孩子拉開。

「老女人，妳是怎樣啊？幹嘛啦！」

被我抓住的女孩奮力掙脫我的手，氣沖沖地把領口拉整齊。我注意到她胸前的名牌上寫著「具珠美」三個字。這個叫具珠美的孩子噘著嘴，一邊低聲抱怨說「真是倒楣」。

「小心我打死妳！什麼叫真是倒楣？」

我舉起拳頭。

「幹嘛？要打我喔？打啊！來，打啊，快打！」

具珠美站到我面前，拼命把頭湊過來要我打她。我本來真的想打她，但還是忍住了。現在可不是讓我亂發脾氣的時候，因為我怕這樣一鬧，事情會變得更複雜，我不能隨便浪費時間啊。於是我決定放下拳頭。

「幹嘛？我叫妳打啊，打不下去喔？怕了吧？怕了所以不敢打我吧？老女人，妳要是會怕，就不要管別人的閒事，管好妳自己就好！憑什麼多管閒事啊？我真的有夠倒楣。」

「哼，妳這張嘴說話這麼沒大沒小，小心給自己惹麻煩。」

「關妳屁事喔！」

被她這樣一罵，我好不容易平息下來的怒火又燒了起來。我想盡辦法按耐自己情緒，具珠美卻只是不屑地笑了一聲便轉身離開。

那個跪在地上的孩子抬起頭來，我看見她的額頭上有一道傷口。她剛才肯定是單方面挨打都沒有還手，具珠美身上才會一點傷也沒有。我伸出手想扶她，她卻看也不看我的手，逕自站起身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土，然後便頭也不回地離開。這一切讓我感到荒謬。我救了一個挨打的人，她卻連一聲謝謝也沒說，如果是因為自己被打讓她感



到羞愧或丟臉，所以無法開口道謝，那至少可以向我點個頭表示感謝吧？可是她的態度卻好像對我很不滿，連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轉身離開是怎麼樣？雖然我阻止她們起衝突，大動作拉開貝珠美阻止她繼續揍人，不是為了讓她感謝我，但這種被忽視的感覺實在很不是滋味，我真的很生氣。

「喂，妳走之前至少該跟我道謝吧？都是因為妳，我無緣無故被罵一頓耶！」

我對著那女孩的背影大喊，她卻充耳不聞，頭也不回地走掉。

「這附近的人也太奇怪了吧！話說回來，剛才那孩子跑哪去了？」

我東張西望，卻怎麼也找不到跑來餐廳跟我求救的孩子。

回到餐廳才發現，他就坐在餐廳裡等我。

「剛才那是怎麼回事？」我問他。

「你姊姊沒事了，她回家了。不過我跟你說，你姊姊有點沒禮貌喔。」

「她才不只是沒禮貌咧，她超級壞！」

他現在的樣子，跟剛才拼命跑來求我去救姊姊的模樣判若兩人。

「她們兩個剛剛打來打去嗎？」

「如果要打來打去，那兩個人要勢均力敵啊。要是其中一個人很厲害，另一個人怎麼會想跟她打？好吧，我想你根本不懂這是怎麼回事。快回去吧……我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我想一個人靜一靜，今天就不做生意了。而且今天準備的食材都用光了，我的料理是有限的，無論如何都不會超賣。」

當然，這也是我當場胡謔出來的規矩，但我覺得自己這套說詞真是棒極了。

孩子什麼也沒說，只是靜靜起身離開了餐廳。他離開後我仔細想了想，發現這對姊弟還真像。我剛才救了他姊姊，他應該跟我說聲謝謝吧？

我決定不繼續去想這起怪異的事件。我望著窗外，回過頭來思考關於王老闆的事。

不知道王老闆的狀況怎麼樣……如果他過敏得很嚴重，那肯定是一吃下去就會有反應，以前小雪就是這樣。

我心中浮現一絲不安，很想立刻確認王老闆的狀況。於是我來到「漂亮美容室」，走進店內一看，才發現這間店雖然外觀破舊，但店內卻是另外一幅光景。美容室內部



整體採用了原木裝潢，兼具現代、成熟與舒適感。

「哎呀！這不是餐廳的大姐嗎？」

我走進店內時，王老闆正站在鏡子前面，不知在往臉上抹些什麼。

「妳要燙髮嗎？」

「對。」

「妳這樣就對了，我第一次看到妳的時候，就覺得妳的髮型需要換一下。人啊，只要換一個對的髮型，整個氣質就會變得更高貴。妳先穿上這個坐下吧。」

王老闆讓我穿上褐色的剪髮罩，並指著一張椅子要我坐下。來到這裡的第一天，我就用剛才那個孩子的手機確認過自己現在的長相，但一直到今天，我才有機會透過鏡子看清楚自己的模樣。看著鏡中的自己，我忍不住嘆了口氣。

「姐，妳可別嘆氣啊，雖然我知道看到自己一頭亂髮的樣子實在很難不嘆氣。不過呢，我會用我的手藝盡力幫妳的。」

王老闆撥了撥我的頭髮，並朝著我的頭噴了一些水，但我的頭髮似乎一點變化也沒有。於是他提議先去洗頭，讓頭髮服貼一點再來修整。我躺到洗髮的位置上，他將

我整顆頭均勻抹上洗髮精，開始為我洗頭。洗頭的同時他也順便替我按摩，他的指尖非常有力，整個過程舒服得讓我全身都快融化了。

「糟糕！錢！」

洗完頭髮後回到位置上，王老闆開始幫我吹頭髮。這時我突然想起，不知道該怎麼付錢才好？我不斷思考，到底該去哪裡弄點錢來，這才想起稍早從黃部長那收到了餐費，不知道那些夠不夠付燙髮的錢？應該不至於不夠吧？

「今天這樣多少錢啊？」

「我不會多收妳錢啦！收妳基本的藥水費就好了，而且我會幫妳用最好的藥水，還幫妳護髮，好嗎？」

「我就是想問那個基本的費用是多少？你到底要收我多少錢，還是麻煩跟我講清楚吧。」

「哎呀、哎呀，姐，妳看起來沒這麼嚴肅啊，怎麼這麼一板一眼啊？我就收妳十萬韓元啦。」

我差點尖叫。十萬韓元？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本來應該要收更多的錢，現在已



經幫我大打折了，是嗎？我完全沒想到燙髮會這麼貴！我回想剛才黃部長她們吃那頓飯，我到底收了多少？黃部長她們說要刷卡，但我說不能刷卡，又跟她們說了一個數字，然後似乎又給了一點折扣……雖然不太確定，但應該是超過十萬才對。想到這裡，我才鬆了口氣。

我一邊燙髮一邊觀察王老闆。仔細觀察下來，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過敏的症狀，我這才終於放下心來。

「結果很不錯喔，來洗頭吧。」

王老闆一臉滿足，似乎是非常滿意他這次的作品。

又洗了一次頭、把頭吹乾後，我看著自己的新髮型差點沒哭出來。王老闆說要幫我大升級，沒想到竟然是讓我的年齡大升級。

我想，過陣子頭髮應該就不會那麼捲了吧？我告訴王老闆說身上沒帶錢，要回餐廳拿錢。只是一回到餐廳打開抽屜，我瞬間愣在原地。抽屜裡竟什麼也沒有！我開始回想，收下黃部長付的餐費之後，我確實是把錢收進抽屜裡了啊。難不成這是一個會吃錢的抽屜嗎？只要把錢放進去就會不見？到底是怎麼回事？

「該不會……」

我想起剛才那個孩子。

「不可能啦。」

我試著甩開無謂的想法。雖然不該懷疑別人，但這個推論的確很合理。剛才我收了餐費後就放進抽屜，才剛坐下來休息，那孩子就立刻出現找我去幫忙。我跟著他往公園跑去，解決完事情後，才發現那孩子根本沒有留在公園，而是跑回來餐廳裡等我。一般來說，應該會躲起來看自己的姊姊是否平安才對吧？

「如果是他把錢拿走的，那我就真的要好好教訓他了。話說回來，這燙髮的錢要怎麼辦啊？」

想來想去，答案只有一個。我帶著滿心的愧疚告訴王老闆，說沒辦法立刻付他現金，但他可以來我這裡吃價值十萬韓元的餐點。還說隨時隨地都可以，只要他想吃就過來。沒想到王老闆完全沒有生氣，還欣然同意我的提議。他說恰巧附近沒什麼餐廳合他的胃口，害他最近都只能吃泡麵。我做的食物算是挺對他的胃，能有這種免費吃飯的機會，他當然很高興。無論如何，事情能順利解決真是太好了。反正我還要多觀



察王老闖一陣子，找藉口讓他多來幾趟也不壞。

這天不知為何，時間過得飛快，轉眼間天就黑了。雖然短暫，卻也發生了不少事情。我注意到手掌心上的印章，似乎又消失了一點點。

後續內容請參考全書

《九尾狐餐廳2:約定的蔥薯料理》

博客來購書網址 <https://reurl.cc/E1v0ma>